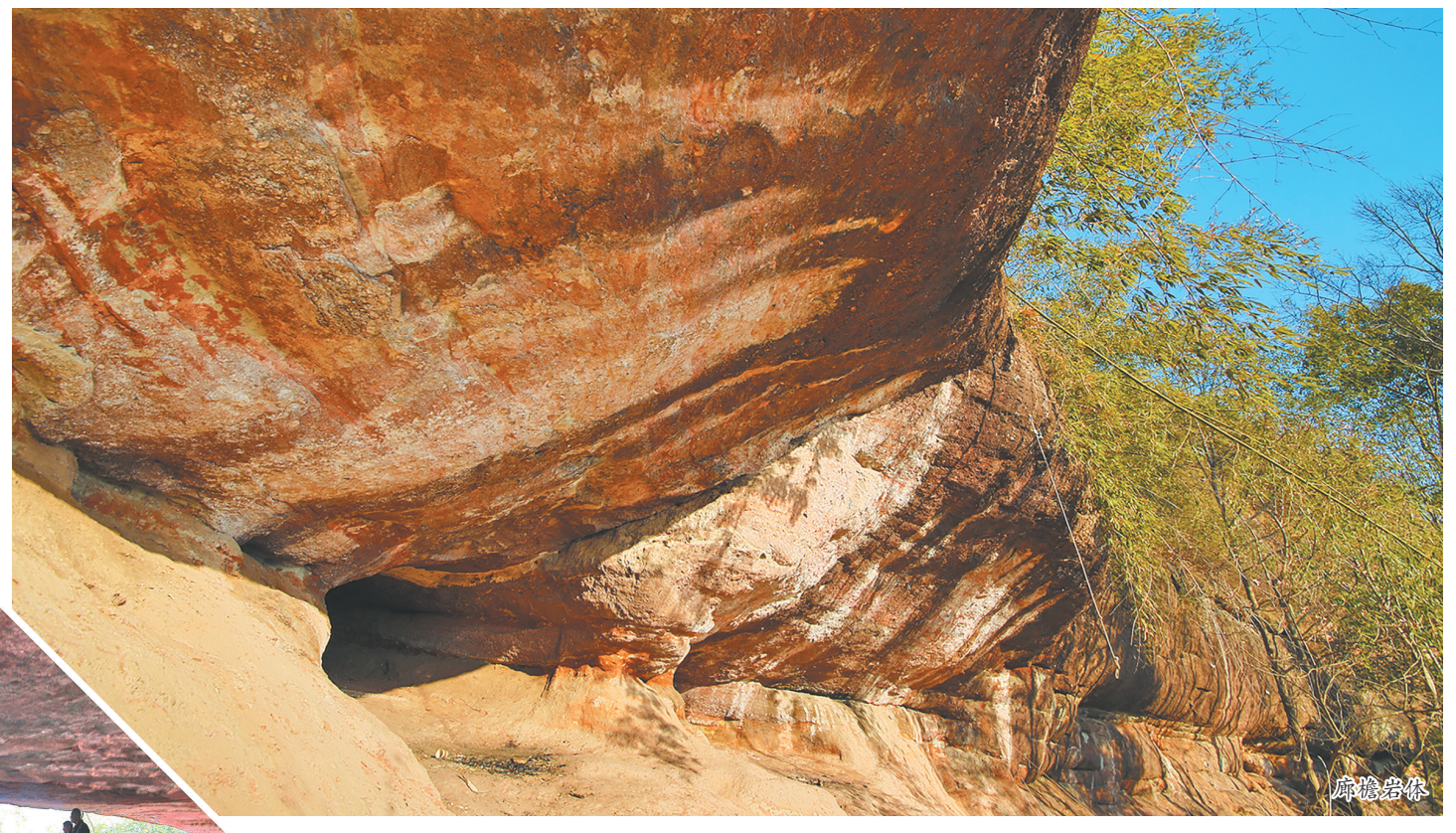
跟着古诗词 游义乌

一室宽于一亩宫，隔林竹树影重重


麻榴岩体

洞穴之幽，是石楼山另一张秘境名片。这里的洞穴之所以深藏不露，是因整座山崖如屏风般矗立于芜杂的灌木丛中，若非熟稔此地方位，寻常游客难寻其踪。于是，大岭村三位青年自告奋勇担起了向导之责，扛着锄头、手握柴刀便踏上探洞之旅。

遥望石楼山，眼前被一片茂密如海的丛生竹林挡住去路。一行人顿感茫然——路在何处？连向导也不由蹙眉：“原先分明有路可循。”细细搜寻之下，才在竹影交织间辨出小径残存的痕迹。经年无人行走，加上两侧竹林的不断侵扰，早已将小径吞没，连成一体了。

向导挥锄开路，我们紧随其后。提心吊胆间，竹条噼啪抽打声不绝于耳，待钻出了这片森森竹海，众人才长舒了一口气。然而，艰难方启。向导坦言，自己上次入洞已是六七年前，哪料草木疯长至此？他不由怀疑起记忆是否可靠。

但方向既明，每一次突破都离目标更近一步。领头的青年持续挥锄斩棘，衣角被枝杈撕开，手指扎入了尖刺，脚踝也添了血痕，心中暗叹此路何以如此漫长。不料正奋力间，锄柄卡嚓一声断成了两截，众人相视一愣，随即笑出声来，拾起半截工具，继续向前挺进。

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抵达山崖之下。再次确认方向无误后，心中顿时踏实了几分。前路虽仍被荒芜封锁，周遭虽仍荆棘密布，但因目标已在眼前，所有困难皆被踏成脚下之路——一行人硬是在无路之处，闯出了一条通向“老虎洞”的小径。

崖壁爬满了藤蔓。沿蜿蜒窄径攀至半山，忽见高耸的峭壁间，裂开一道如猛虎张口般的巨隙。这便是“老虎洞”了。洞口深藏在山野幽处，周边草木繁茂，种类丰饶；一丛细竹林环抱洞前，仿佛是大自然亲手围起的秘境篱藩。阳光掠过崖壁，为洞口镀上了一层朦胧金光；悬垂的藤蔓在风中轻摇柔姿，静展顽强的生机。

洞内却是另一番温润天地，仿佛置有天然空调，四季恒温如春，与洞外蓬勃野趣迥然相异。此洞足有十余米深，宽约二十米。谁能想到，这般不起眼的穴口之后，竟藏着如此宽阔舒适的空间——舒适宜人，宛如天地特意为行旅之人备下的休憩洞天。

这不正是元朝隐士陈樵所写的《石楼草庐》一诗的意境？在栖居石楼山期间，陈樵写有《石楼草庐》诗二首。其一云：“一室宽于一亩宫，隔林竹树影重重。青春著地十分绿，白日经天两度红。小草自怜无远志，茯苓终不近孤松。未须西忆金华洞，只在周回百里中。”

此诗的意思是：石楼山的草庐虽然简陋，却比那豪华的宫殿更觉宽敞。茂密的竹林将石楼山与外界隔绝，疏影层层掩映门窗，让一切浮躁与喧嚣都变得遥远。春色铺满山野，仿佛给大地披上了浓绿的盛装，到处生机勃勃。但是，光阴荏苒，韶华难留，就像这每天穿过天空的太阳，朝来暮去，两度彤红。

由此，诗人感叹道：小草微不足道，似缺少远大目标，但它再卑微渺小，依然有自己的生活。茯苓纵是灵药，平时喜欢依附孤松生长，若有适宜的生长条件，离开了松树照样成长。那又何须向西遥想虚无的金华仙洞？真仙境，不就处在这方圆百里青山——我的石楼草庐旁吗？

石楼草庐 别有洞天

古人对天然岩洞的利用，用途多样。它既是栖居地，可以帮助他们躲避猛兽与寒冬的威胁，又是藏物之处，洞内温度湿度相对稳定，适合储存食物等物资。而元朝隐士陈樵选择栖居于石楼山的洞穴，是为了远离尘世，满足对宁静生活的向往。为此，他还给自己的住所取了个颇接地气的名字——“石楼草庐”。

栖居石楼草庐，陈樵经常以诗抒怀，野性诗意的生活别有洞天。其实在石楼山周边，藏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山洞。洞穴幽深，在石楼山之南即有太霞洞、少霞洞等。其中对少霞洞，陈樵分别写下了《少霞室》《少霞洞》等诗篇。其《少霞室》一诗云：“烟雾霏霏长绿苔，海棠满径不须栽。天风拂地凤笙下，楚雨入吴龙女回。壁上水纹泉涌出，花前春色鸟衔来。洞天只在风尘外，门外游尘拂不开。”

在诗中，陈樵借“少霞室”这一理想化栖居，寄托了对元朝乱世的疏离与对自然山水的向往。诗中的洞天不仅是物理空间，更是心灵避世的象征。整首诗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，在自然景致与美丽神话中，传递出元代隐士高蹈出尘、守静求真的生命姿态。

首联指出此处是远离人为干涉的自然净土，描绘了少霞室周围的幽深景象：云雾缭绕，石阶生满绿苔，野趣盎然；小径间海棠自然生长，不待人工栽种。颔联以风、雨为媒介，通过引入神话意象，充满了动态的奇幻美感：“天风”如凤鸣笙乐般拂过大地，“楚雨”随龙女行至吴地而回。颈联以“泉涌”“鸟衔”将静景写活，进一步刻画洞室的生机：石壁间泉水自然涌出，纹路如画；春色仿佛被飞鸟衔来，在花前绽放。尾联以“游尘拂不开”反衬洞天之隔绝，并点明主旨：少霞室如桃源洞天，超脱于世俗风尘之外；尽管门外红尘扰攘，尘埃飞扬，却无法侵入这片清净之地。

洞穴秘境

其《少霞洞》一诗云：“柏叶山前绿石扉，湿云堕地不能飞。青童卧护千年鹿，木客相传一派诗。龙带雨花临砚滴，僧添槲叶上秋衣。山人晏坐青霞外，饮露餐风度岁时。”

此诗通过引入神话与山灵意象，描绘了山间洞室的超然生活，构建出了一个隔绝尘嚣的隐逸世界。“青童”指仙童。“木客”是山中传说的精怪。“龙带雨花”，写山雨之灵；“砚滴”点出文人雅趣。湿云“不能飞”与龙“临砚滴”，形成了凝滞与灵动的对照。“饮露餐风”，化用《庄子》“吸风饮露”的意象，将山人的生活提升至仙人境界，传达自然合一、超越凡俗的隐逸理想。

与《少霞室》的清新缥缈相比，此诗更显古拙幽邃，可视为其山居生活的艺术升华。诗人这样写道：山前柏叶苍翠，掩映着青苔斑驳的石门。山中云雾湿重，仿佛凝坠地面，失去了飘飞之力。“青童”守护着千年灵鹿，“木客”相传能赋诗吟咏。山雨随龙迹飘洒，雨花溅落在砚台上；僧人在秋衣上添补了槲叶，聊以御寒。而我则静坐于青霞之外（喻远离尘世），以清露为饮、山风为食，安然度过岁月。

陈樵在“少霞洞”中还设有“泰素坛”，并写有《泰素坛》一诗以赞之。其诗云：“竹死烟寒树不荣，石坛千仞与云平。春来天上元无色，雨到人间方有声。梦入松风吹不断，诗如芳草剪还生。陶山北望飞霞散，夜半有时孤鹤鸣。”“泰素”，即太素，为道家哲学中宇宙生成之初的质朴状态，陈樵以此名坛，暗示此坛是体悟自然本源、修身养性之所。

全诗以泰素坛为中心，以精妙的时空交织与虚实相生的意象，营造出了高远超逸、清寂灵动的隐逸境界，展现了诗人对自然天道与生命诗意的深刻体悟。陈樵这样写道：竹子枯死，寒烟弥漫，树木凋零，呈现出一片萧瑟沉寂的冬日山景。然而，在这片枯寂中，泰素坛却高耸千仞，与云平齐，彰显着超越季节轮回、卓然独立的形象。春天的生机在天道层面本是无声无色的纯粹存在，却化为了人间的春雨，显现出具体可感的声音与形态。松涛之声连绵不绝，仿佛能吹入梦境，萦绕不息；作诗的情致如原上的芳草，任凭剪除，依旧生生不息。向北眺望陶山，但见晚霞飞散，这五彩如火般燃烧的色彩，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热烈与无常；夜半时分，偶有孤鹤清鸣划破静谧。

陈樵在石楼山栖居多年，写下了《少霞室》《少霞洞》与《泰素坛》等众多诗篇，构成了其山居世界的立体精神图景。如果说《少霞室》侧重幽居的静谧仙趣，《少霞洞》突出洞室的古拙灵异，那么《泰素坛》则更富哲学深度，将具体的隐居场所提升至对宇宙本源进行静观冥思的形而上的境界。

穴前丛林

隐逸洞天 名人留踪

如刀削斧劈般陡峭的岩壁，构成了石楼山独特的地貌；层层叠叠的岩石纹理，镌刻出生命的深度与厚重。这些大小不一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？答案是水流、风沙与地壳运动的漫长塑造。

在湿润条件下，水流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它通过物理冲刷和化学溶蚀，持续侵蚀岩石的脆弱部位。经过漫长岁月，石灰岩崖壁上便形成了最初的孔洞。这些洞穴在持续的侵蚀作用下不断扩大，有的最终发育成幽深的巨大洞窟。而在干燥多风的环境里，风则成为主要的雕刻师。强劲的风力侵蚀陡峭岩壁，首先形成众多较浅的“石窝”。这些石窝或散或聚，大小不一，使岩壁呈现出独特的蜂窝状外观。随后，风沙灌入石窝，在其内部旋转磨蚀，使石窝逐渐加深扩大，最终演变为形态各异的洞穴地貌。

这些自然造就的洞穴，为前来石楼山栖居的隐士提供了天然的居所。而穴居之要，远非随意：其洞穴须具备一定的大小与深度，既要洞口向阳以保温暖干燥明亮，要开口得宜以便出入，视野亦需开阔，使人感到通透舒畅。而选择这般生活方式的人，更需极强的自律和适应能力。

穴居的生活是寂寞的修行。在这空气清新的山间，在清幽宁静的岩穴深处，来到石楼山的隐士们，于此开启了另一种模样生活。然而，对于栖居石楼山的陈樵而言，这种寂寞并未隔绝他与世界的联系。在隐居期间，他一边开堂讲学、教导士子，一边吟诗作文、纵论古今。他才华过人，虽身居山林，却如闲云野鹤，声名远播，求诗文者络绎不绝，更有学者不远千里负笈来学。他不慕繁华，甘于清苦，在自甘平淡的日常中，内心却感到无拘无束，尽享隐居生活的自在与丰盈。

石楼山独特的地理风貌，也孕育了深厚的人文传统。其显著的幽僻与奇崛，历来吸引着寻求超越世俗的隐逸之士。在明初，邑中高士陈洄便追慕前贤，效仿当年陈樵旧事，亦选择于此山隐居，续写石楼山的栖居篇章。

据《明史》（卷二百九十八·列传第一百八十六·隐逸）记载：“时有陈洄者，义乌人。幼治经，长通百家言。初欲以功名显，既而隐居，戴青霞冠，披白鹿裘，不复与尘事接。所居近大溪，多修竹，自号‘竹溪逸民’。常乘小艇，吹短箫。吹已，叩舷而歌，悠然自适。”

另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陈洄，少喜功名，忽弃去，谓其友曰：‘吾于世味孤矣，将渔于山，樵（砍柴）于水。’其友未达。洄曰：‘樵于水，意不在薪；渔于山，意不在鱼。是无所利（不谋取利益）也。无所利则乐矣。’”

陈洄志趣高雅，卓尔不群。据宋濂所撰《竹溪逸民传》记载：“竹溪逸民者，幼治经，长诵百家言，造文蔚茂，喜驰骋（指文风开阔、奔放），声闻烨烨（指声名显赫），起荐绅间，意功名可以赤手致，忽抵掌于几……所居近大溪，篁竹翛翛（形容竹影摇曳）然生。当明月高照，水光潋滟，共月争清辉，逸民辄腰短箫，乘小舫，荡漾空明中，箫声挟秋气为豪，直入无际，宛转若龙鸣，深泓绝可听……”

“（逸民）性嗜菊，种之满园，顾视若孩婴，黄花一开，独引觞对酌，日入不倦……复爱梅，梅朵绿萼微吐，赤脚踏雪中若温。见辄凝视，移时目不瞬。且大言曰：‘知我者惟菊，菊已谢我去，幸汝梅继之；汝梅脱又谢去，我当上白鹤山，采五芝耳！’白鹤山，盖溪上诸峰云。逸民年五十，益淡泊无所系……君子以其语近道，有类于古隐者，相与传其事，逸民所未尝言，则无所知之矣。逸民陈姓，洄其名，乌伤人。”

多彩洞穴 时空之旅

石楼山以岩洞著称，形态各异——或宽广，或狭窄，或高耸触顶，或深邃莫测。洞洞相连，宛如一座幽秘的山中迷宫，低语着千万年地壳运动的密码。山体岩石多呈带状，上下两片相围，便又形成一道道悠长的洞穴。洞壁青苔茂密，步入其中，恍若置身古老而神秘的世界。无论是已知还是未知的洞穴，错落分布，构成了石楼山绚丽的大千世界，令人不由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走进这些洞穴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进入一个由岩石和光影交织的奇幻舞台。岁月雕琢出的山体中空如室，洞内冬暖夏凉，地面干燥，因内外温差形成的空气环流，使其成为人类天然的庇护所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这里便吸引了诸多隐士栖居，成为他们心灵的依托。石楼山也因此成为一方文化汇聚之地。栖隐于此的人们以笔墨传承情怀与文化，留下了许多韵味深长的故事与诗词题咏。

在明朝中晚期，有骆姓邑人选石楼山为修真之所，并自号“清虚道人”。在此隐居期间，他写下了《清虚洞记》，着重描写了石楼山丰富的洞穴图景。其文这样写道：“邑治东北二十里曰‘石楼山’，南北各有洞，北洞宽如一室，元鹿皮子陈樵读书于此。石楼山之西里许曰‘寺山’，南有自然洞，相传为延寿寺栖禅之所，上临下直，峻百余丈，望前（向前方眺望）空旷一二百里，余欲隐居其间，嫌其露且危。”

石楼山洞穴密集，不仅限于上述几处。关于其他洞穴，且看“清虚道人”在文中的娓娓叙述：“自然洞之北曰‘塔下坞’，有圆明洞，广丈余，深一丈许，高五六尺，上堪坐卧，非隐居地也；圆明洞之右有太虚洞，广三丈，深二丈许，顽石积土，闭塞其下，未易开凿，程以岁月（以岁月为途，步步前行）可以供玩游，但石磴（登山的石阶路）崎岖，艰于循步，又非静安者之所宜居也；太虚洞之右，有栖云洞，虚厂高旷，可以舒眼界；塔下坞之西曰‘龙山’，峰峦秀丽，婉转内顾，峰之下有石如盖，石之下微露一衡（同‘横’）缝。”

接着，“清虚道人”着重介绍了由他发现和命名的“清虚洞”：“余寻幽至此，缘崖而上，俯身窥之，始知其为洞也，翦（斩断、除去）荆棘，去积土，清而弗露，清而弗隘，觉有真趣，一坐其间，若脱迹尘世，余宜居于此矣，因名洞曰：‘清虚’……天生此洞，复生此景，以助其胜，则必生此人，以领略此洞此景者，岂偶然乎哉。万千百年之久，乃以待我，天意于我，诚亦厚矣，葛巾（用葛布制成的头巾，多用于描述隐士、道士的着装特征）野服，筇杖芒鞋（泛指草鞋），与云霞风月为侣，神凝虑息，身安体舒，优游于此洞之中，天将谓我，得其乐耶？”

时序更迭，岁月如歌。石楼山见证了沧桑历史。明嘉靖丙寅（1566年），“清虚道人”始辟清虚洞，至隆庆丁卯（1567年）秋乃成。如今，山中部分洞穴虽洞口犹存，但已濒临湮没，悄然隐于岁月风尘之中。据同行的大岭村村民讲述，抗日战争期间，石楼山的许多洞穴曾成为当地村民的避难之所。

如今，忙碌的现代人，向往更诗意、更欢欣的栖居，渴望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般的意境。由此，石楼山的洞穴又被赋予了新的角色——成为游人探索与嬉戏的天然乐园。村里的一些年轻人，曾在除夕相聚于山洞，带上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，体验一回穴居生活。大快朵颐之后，就在帐篷内躺上一宿，直到大年初一凌晨才尽兴而归。

快乐就是如此简单而纯粹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秘境篱藩